

陶醉江湖

下

作者 江和



出版说明

近年以来,盗版行为累禁不止。盗版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扼杀了原创。当市场上堆满了翻版书,改写书、拼装书的时候,原创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死了”。

“武侠新作”系列就是为了拯救原创武侠小说而专版的一个全新系列。这个系列选用的全是港台武侠小说家新创作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台湾也尚未出版过。为了防止盗版,这批书稿采用大陆先出版、港台后出版的方式陆续推出。

“武侠新作”系列采用了多个港台武侠小说名家的原创新作,流派不同,包括奇幻武侠、玄异科幻武侠、惊艳猎情武侠、神魔武侠及传统武侠。充分体现 2001 年海外原创新武侠的新风格新思路新潮流。

本系列装帧精美,做工精细,真正称得上是武侠精品系列,提请读者睁大眼睛,勿要错买了盗印本系列的盗版书。

内容简介

明月堂堂主孔令师扫墓归来即遭奇诡暗杀，仗着武功高绝，他逃过了两次，而最后却死在了自己家中。一切迹象表明杀手来自桃花教。

孔令师的马夫陶刚，目睹一个九岁小孩强奸并残杀侍女小凤，认出这个九岁小孩儿是童魔，并发现宅中杀气弥漫，阴谋的主使人竟是孔令师的结义兄弟顾少游，情急之下，背着孔令师的11岁的小儿阿潜就逃出了明月堂。陶刚途中被妖女吸阴而死，小儿阿潜阴差阳错发现了追杀者的秘密，并目睹了兄长被杀、桃花教的淫乱和兄弟谷魔头的凶残。阿潜为报仇，毅然决定救桃花教小公主战爽，以谋一避难之地。

在桃花教禁地内，阿潜易名陶醉，以顽童的样子迷惑了小公主和教主，得到信任，在一山洞中遇一神秘裸女，传他黑暗剑法。十二岁时，陶醉被兄弟谷人抓走，皆被陶醉以急智蒙混过去，逐渐长大成了一个内力充盈、剑术高强的少年郎。

在江湖中看惯了奸杀的陶醉变得油滑而逗人喜爱，但始终未失善良本性。他先后得到小公主战爽、奇诡神秘的裸女梦姐、身份不明的秀秀、和兄弟谷水堂主水盈的爱情，在四个武功高强的美女帮助下，在凶残魔头们互相残杀的时机中，得报杀父大仇，手刃了阴险毒辣的仇人顾少游。

但陶醉自己却麻烦不小——新婚之夜，四个妻子都想占先快乐，智勇双全的陶醉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目 录

第十七章	兄弟谷的危机	(315)
第十八章	狼狈为奸	(332)
第十九章	尔虞我诈	(351)
第二十章	爱恨情仇	(369)
第二十一章	故人重逢	(388)
第二十二章	俎上之肉	(405)
第二十三章	飞来艳福	(422)
第二十四章	利用	(440)
第二十五章	情是一把刀	(458)
第二十六章	桃花教的难日	(474)
第二十七章	脱困	(492)

第二十八章	月是故乡明	(507)
第二十九章	先下手为强	(526)
第三十章	初战告捷	(544)
第三十一章	木芙蓉的心计	(563)
第三十二章	大结局	(580)

第十七章 兄弟谷的危机

木芙蓉受了屈辱，接连两天点水未沾，粒米未进，也不理睬谷兄。

谷兄也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木芙蓉，而且事先没有跟她商量，深感内疚。

他只得软语央求，甜言蜜语说得比他这几十年所说的加起来还要多十倍，就差给木芙蓉下跪了。

木芙蓉深知自己的地位，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否则惹恼谷兄，她说不定将死得更惨，那样，她岂不是白来兄弟谷？

她开始吃饭。

谷兄转忧为喜。

木芙蓉仍不理睬谷兄。

又过了十几天，木芙蓉终禁不住谷兄连哄带骗加求饶，开始扑在谷兄怀里，用粉拳捶打他，骂他没良心、没心肝。

谷兄柔声道：“其实我这样做也是为我们好，不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吗？”

木芙蓉流泪道：“但你……”

谷兄将她搂在怀里，安慰道：“我知道是我不好，我想要儿女想昏了头，不该用这种方法，我该打。”

他忽地长叹一声，道：“我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谷兄双目凝注木芙蓉，道：“芙蓉，是不是你嫌弃我？不想跟我生活在一起？”

他顿了顿，道：“如果是这样，我不怪你，我……我可以让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木芙蓉听了，心里不由一阵冷笑，暗道：“口是心非的东西，亏你说得出这种骗人的鬼话！如果我真的要重新选择，恐怕今晚我都活不了。”

但她的脸上却仍是一副凄然之色，道：“我既然选择了你，哪还会改嫁？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终究是我的丈夫，而且你待我这样好，我又不是不知道。”

谷兄轻拍她的背脊，低声道：“芙蓉，你放心，我一定不会那样做了。”

他们虽然和好，但木芙蓉仍然哭哭啼啼，经常埋怨谷兄。

谷兄见她原谅了自己，心忖：“她骂就骂几句吧，只要有儿女就行了。”

那谷弟占了便宜，心里却着实害怕至极，不亚于惊弓之鸟。

他害怕大哥不放过他。

但当他想起木芙蓉时，心里又感到一阵甜蜜与愉悦：“不知什么时候我还能与她在一起共度良宵？”

自从那晚以后，谷弟有七八天不敢到伯堂，不是整天待在屋里，就是溜到谷外，还得提防谷兄暗下毒手。

他终于发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也够惨重的，但是否值得？

有一日，他在兄弟谷遇到了谷兄。

谷弟想躲避，但已来不及，只得硬着头皮，叫道：“大哥。”

谷兄皱眉道：“这些天你都到哪去了，谷内的事务也不处理了？”

谷弟心道：“还不是被你害的！是你把女人送给我玩，结果还来怪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他苦着脸道：“我……近几天我肚子不大好，老拉肚……”

谷兄自然知道他在说假话，当下话题一转，道：“听说你上次自云南回来，还带了一个小孩，是不是？”

谷弟道：“是，他叫陶醉。”

他又道：“我早就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谷兄道：“他是什么人，你要把他往兄弟谷带？”

谷弟道：“他可能是桃花教的仇人。”

于是，他把陶醉说过的一番话又转述了一遍。

他为了害怕大哥迁怒于己，怪他擅自将外人带到兄弟谷，便把陶醉所说的话又适当的添油加醋、锦上添花，更加证实陶醉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谷兄道：“你能确定？”

谷弟毫不犹豫地道：“应该没问题。”

谷兄道：“那你打算怎么办？”

谷弟道：“找个适当的时机，再把他送回桃花教，做兄弟谷的内奸。”

谷兄想起郁土之事，冷冷地道：“你不是说那秋媚儿也很可靠吗，结果郁坛主惨死于战喜之手。”

他用森寒的目光扫视了一眼谷弟，道：“物色、培养内奸，可是一件大事，千万儿戏不得，知不知道？”

谷弟低声道：“知道。”

谷兄道：“陶醉之事就交给你处理，但是……”

他加重语气道：“但是再也不能出差错，不能重蹈覆辙！”

谷弟道：“大哥放心。”

谷兄挥了挥手，不再说话。

谷弟道：“大哥，我走了。”

当他离开谷兄时，他才发现自己已沁出一身大汗。

自木芙蓉之事后，谷兄、谷弟终于有了芥蒂。

原本他们相亲相爱，真的是手足情深，好得不得了。

现在变了。

谷兄也知道那件事怪谷弟不得，也怪不得木芙蓉，只能怪自己。

可是当他看到谷弟时，不由自主就会想起自己的妻子曾经被眼前之人脱光衣服，压在身体下婉转呻吟，心中的妒火、怒火夹杂着屈辱之感，便“噌”的一下直窜上来。

他对谷弟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荡然无存。

而谷弟见到谷兄时，也会想起自己曾与木芙蓉有过肌肤之亲的事实。

他心里老在想：“大哥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说不定将我恨到了骨子里，我得谨慎一点，不能遭了他的毒手。”

谷兄则想：“二弟虽仍对我恭敬有礼，其心里也许早在耻笑我是个活乌龟，头上戴了顶绿油油的帽子。”

可是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仍然客客气气，看不出一点芥蒂。

谷弟原想把陶醉带到兄弟谷，查证身份之后，再笼络其心，便将其送回桃花教。

如果日后陶醉颠覆桃花教成功，可都是谷弟的功劳。

没想到情况变了。

谷兄已慎重警告“千万不能再重蹈覆辙”，谷弟不得不改变方法。

他不敢轻易将陶醉放回去。

谷弟深知“攻心为上”的道理，便对陶醉示以恩惠，千方百计拉拢他、讨好他，让他感激自己，生出一种知遇之恩。

聪明如陶醉者，怎会不明白其中之奥妙？

他对谷弟唯命是从，而且运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两排伶俐之齿，反而将谷弟骗得七荤八素。

如此一来，陶醉就长期在兄弟谷住了下来，而且深得二谷主喜欢。

※ ※ ※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转眼间已过了三年。

陶醉已变成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

而谷兄的“儿子”也两岁了。

谷兄找谷弟借种，还真找对了，刚过一个月，木芙蓉就有了反应。

严重的反应。

她呕吐。

呕吐得一塌糊涂。

谷兄知道，木芙蓉有喜了。

他明知这孩子不是自己的，但也着实高兴，心忖：“虽然他不是我亲生的，但只要我对他好，他还会将我当作亲生父亲看待的。”

有时，谷弟和木芙蓉见面，都显得尴尬至极。

单独见面时，谷弟便会叫一声：“嫂子！”

木芙蓉则会羞得低下头来，紧咬嘴唇，理也不理，匆匆离去。

次数多了，谷弟见她似乎没有怨恨自己之意，胆子就大了许多。

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嘛。

何况大哥变成太监之身，让木芙蓉在这如狼似虎年龄，却得坚守贞洁，不能一尽鱼水之欢，试想，她能不生幽怨之心、不怀念谷弟之柔情蜜意吗？

起初谷弟都叫她“嫂子”，木芙蓉拗不过面子，便答应一声。

但绝不超过两句话，便羞涩无限地调头而去。

谷弟心痒难搔，心想：“这样的大美人，我若白白错过，岂不太对不起自己？”

有一次，他们又在花园见面。

木芙蓉欲要逃避已经不及。

谷弟叫声：“大嫂！”

木芙蓉止步。

她没有说话。

她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也许在此时此刻，不说比说什么都好，都有效果。

谷弟看她脸若桃花，高耸的胸膛一起一伏，不禁想起那晚的温柔销魂滋味，吸了口大气，柔声唤道：“芙蓉！”

他表现得深情款款。

木芙蓉默默不语。

谷弟心中窃喜，一把握住了木芙蓉的手掌。

一种甜蜜、得意之感，顿时充塞谷弟全身上下。

木芙蓉使劲一挣。

但她没能挣脱。

谷弟低声道：“芙蓉，你知道我一直在想着你吗？其实，我天天

在想着你，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你过得还好吗？大哥对你好不好？你是不是也经常想起我？”

木芙蓉一个字也不说。

可是她的神色却变得黯淡。

过了一会，她眼圈发红。

很快，大滴大滴的泪珠就滴了下来。

谷弟心中更生怜惜之意。

他使劲一带，已将木芙蓉拥入怀里。

木芙蓉这才惊慌起来。

她极力挣扎。

谷弟不许。

他柔声道：“芙蓉，大哥待你不好，我会待你好的，我一直苦苦受着煎熬……我好想你！”

他的手已向木芙蓉胸膛摸去。

木芙蓉流泪道：“你再这样，我就喊人了！”

谷弟最怕她喊人。

他只得住手。

木芙蓉啜泣道：“你大哥曾说过，只要发现我跟你单独在一起，便对我不客气，还……还……”

谷弟恨恨地道：“还要杀了你是不是？”

木芙蓉只顾流泪，不语。

谷弟恶狠狠地道：“他自己没有用，不能让你幸福、让你快乐，难道也不让别人使你幸福、使你快乐？”

木芙蓉趁机挣脱身子。

谷弟道：“芙蓉，你的心里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木芙蓉叹道：“我这个人注定是个苦命，谁也不能喜欢。”

谷弟还待要说，木芙蓉已拔腿跑了。

谷弟跟着大叫道：“芙蓉，我一定会来找你的，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当木芙蓉怀孕时，谷弟更是欣喜若狂，心道：“芙蓉有喜了，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与木芙蓉邂逅时，谷弟便会把木芙蓉搂在怀里软语温存一番。

可惜木芙蓉身怀六甲，他已不能享受到那种销魂滋味。

木芙蓉似乎已不拒绝谷弟，任他在自己身上一阵轻薄。

但她每次都泪流满面。

谷弟轻抚她渐渐隆起的肚子，道：“这是我们的孩子，不是谷兄的，我才是他的爸爸，亲爸爸！”

木芙蓉与谷弟若即若离，更令谷弟坚定占有木芙蓉之心。

可惜他一直没有机会。

谷兄妒火中烧之际，也免不了询问木芙蓉，道：“谷弟那晚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见到你时，有没有挑逗你、勾引你？”

木芙蓉流泪道：“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被谷兄问得急了，木芙蓉便会大哭道：“你为什么不去问他，要来问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谷兄哑然。

孩子生下来后，是个男孩，给兄弟谷带来了一片欢悦喜庆。

小孩取名谷天远。

谷天远会说话时，难免叫谷弟为“叔叔”，谷弟兴高采烈，抱着天远亲个不停，连声叫他乖，乖。

木芙蓉与谷兄相顾无言。

谷兄更是悻悻然，心道：“可惜天远不是我的亲生子，是谷弟的种。”

看到天远与谷弟亲热的时间长了，谷兄不禁惕然，心忖：“虽说芙蓉对我一往情深，但父子天性，日后我若让天远继承兄弟谷谷主之位，那谷弟若对天远说明真相，天远万一……那时，我会怎么样？我现在该怎么办？”

谷兄对谷弟戒惧之意更深。

看到天远长得如此聪明可爱，谷弟同样坚定抢走木芙蓉之念。

天远出世后，有时谷兄难免外出办事，但心里却牵挂着妻子是否独守空房。

那谷弟虽想与木芙蓉一度春宵，但都没有机会。

木芙蓉仍是和他若即若离。

谷兄外出有事，总是以看好小谷主为由，吩咐金光，严守伯堂，不许夫人及天远出去一步，任何人也不能擅闯伯堂，谷弟也不例外。

金光凛遵无误。

谷弟想趁大哥外出时偷嘴，可是每次都被金光拦住。

谷弟气愤至极，偏又有苦说不出，最后连金光也恨上了。

谷兄、谷弟微妙的关系一直保持着，谁也没有迈出新的一步。

但这种脆弱、敏感的局面又能保持多久呢？

※ ※ ※

在此三年中，陶醉虽然和别人一样，没有洞悉谷氏兄弟的关系，但却也发现了两件意想不到的秘密。

首先，是秀秀的秘密。

谁也想不到秀秀也有秘密，而且是个令男人们惊喜的秘密。

那年陶醉十六岁。

一天，陶醉到谷外闲逛。

他想：“不知现在娘怎么样了？明月堂怎么样了？桃花教怎么

样了？爽儿怎么样了？还有我的妻子梦姐怎么样了？”

他不知道谷氏兄弟要把自己禁在兄弟谷多久？

他知道兄弟谷看似对他毫无防范，实则没有一刻在放松。

他也想趁机逃出兄弟谷。

可是万一逃不出去，若被兄弟谷抓住，性命就保不住了。

陶醉决定忍耐。

他要静观其变。

谷外依然绿树丛生，花草蔓长。

其实陶醉不是闲逛，他在暗中观察兄弟谷的地势。

掌握了地形，日后逃走时，就方便得多了。

忽然远处人影一闪。

陶醉心中一动。

他决心暗暗追蹑。

待迫近了一看，陶醉不由得像泄了气的皮球，心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那个丑女秀秀，木芙蓉的侍女。”

但他随即觉得奇怪，暗忖：“秀秀到谷外干什么？难道也是跟我一样闷得慌，跑出来转转。”

陶醉又决心追查到底。

秀秀丝毫不知道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忽然转入一个山坳后不见了。

陶醉心想：“她如何不见了？莫非她会隐身术？”

他悄悄摸进山坳，正不知朝哪寻找时，忽听得东南方隐隐有水声传来。

潜近时一看，陶醉不禁喝了一声采：“好个瀑布！”

一道流瀑自悬崖上直泻而下，跳珠溅玉，蔚然壮观。

瀑布泻入下面池中，热气袅袅，看样子水温蛮热的。

陶醉心忖：“老子好长时间没洗澡了，何不进去……”

刚想到这里，他忽又觉得人影一晃。

人影随即被瀑布旁的岩石、树林遮挡。

陶醉心想：“那人是不是秀秀？如果不是，这人又是谁？”

不久，那人又现出身来。

这次，陶醉瞧得清清楚楚，不是那个丑女秀秀是谁？

只见秀秀走近那注满水的大池边，蹲下身来，用手掬了掬水，似在试试水温。

她试过水温后，似乎很满意，拔下头发间的木钩，让那黄里夹白，几乎看不到乌黑光亮的头发披泻下来。

陶醉心想：“难道她要洗澡？”

很快，这个想法证实。

秀秀站起身来，轻轻解开了衣扣。

她那嫩黄色的肚兜，露了出来，陶醉隐隐已能看到上面绣着鸳鸯戏水。

陶醉呸了一口唾沫，心想：“老子也不知瞧过多少美女的胴体，还看过她们与男人们胡天胡地。你秀秀丑女一个，徒有秀秀其名，而无其实，呸，长得这么丑陋，就是脱光衣服老子也不看，即使你趴在我脚下，求我爱抚你，求我跟你做那事，我也不干，倒贴老子一千万两黄金我也不干！别看我久历风月场所，到现在还是处男哩。”

这时，秀秀已脱了长裤。

如今，她仅剩下一条紧身三角内裤和嫩黄色肚兜了。

秀秀似乎轻轻叹息一声，已开始解肚兜的扣子。

眼看她的乳峰就要脱颖而出。

陶醉却对她没有一点兴趣，赶紧转过了头去。

只听得水花怒溅，想必那秀秀光着身子，已跳入水里。

陶醉眼睛虽没有看，但耳朵中却听到秀秀嬉水的声音。

陶醉暗叹：“她虽然丑，可是终究是一个姑娘，她也有爱美的权利。”

随即又为她可怜起来：“她虽是木芙蓉的侍女，但因长得丑陋，嘴巴又不像我这么甜，受人歧视，心里自然痛苦。唉，她真够悲哀的，脱光衣服，丰满的臀部，雪白的大腿，连我这样的处男都吸引不了，都不想瞧一眼，不知还能不能嫁得出去？如果让她晓得我看都不愿看她一眼，更不知她是如何难过，伤心落泪了……”

陶醉又想：“秀秀为什么不在兄弟谷洗澡？嗯，对了，像她这般丑陋的女人，能好意思跟其他女人一起洗吗？纵使别人没耻笑她，她也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他既知秀秀是来洗澡，便对她失去了追踪的兴趣，举步便欲离去。

但他转念一想：“老子如果就这么一走了之，岂非白白浪费了时间？不看白不看，看一眼就看一眼，也算知道秀秀的胴体是个什么模样，至多她的身体比脸蛋更丑，令老子呕吐不止罢了……”

一念及此，陶醉转过头来，朝大池中望了一眼。

谁知秀秀竟不见了。

陶醉大骇。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那大池。

突然，忽喇喇一声水响，一个人头冒出来。

陶醉心想：“原来她钻到水里去了，把老子吓了一……”

最后这个“跳”字还未想出来，陶醉又吓了一跳，而且是一大跳。

原来那人背脊朝他，可是那头长发披泻下来，又乌又亮，在阳光照耀下，闪动着一种柔和的光泽。